

(一) 新社部落傳統編織工藝香蕉絲—林阿美

【訪談者基本資料】

姓名：黃國峰

職稱：博士候選人

訪談者簡介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
私立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。

【受訪者基本資料】

訪問類別：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

姓名：林阿美

族名：(中文譯名)

(羅馬譯名) Api Tiyopa

族別：噶瑪蘭

性別：女

年齡：74

居住部落：新社

受訪者簡介：

林阿美女士從小在新社部落成長，小時候曾經看過長輩們用香蕉絲與芋麻製作生活用具與衣服，但是以前做香蕉絲的人家不多，只有少數幾家在編織香蕉絲；自己母親也有在作香蕉絲編織，但是母親不曾教導過林阿美女士，大都是自己記在心裡再偷偷練習。在工坊設立後開始從事香蕉絲編織，至今已經有十年經驗，目前大都在家中自行編織。

【訪談基本資料】

訪談地點：新社部落

訪談者：黃國峰

受訪者：林阿美

紀錄者：黃國峰

【訪談內容】

受訪者：漂亮，如果妳刮的、可是刮的薄容易斷，所以他要掌握到最薄，可是不会斷的那一剎那，所以技術要很好。

訪談者：就是要看阿嬤他們的經驗了。

受訪者：對，這個技術要很好，通常我們這樣的人一刮馬上就斷掉，就是沒有辦法、那個沒辦法掌握到的話。那個鍛鍊很久，所以都是高技術的。

訪談者：這個是潘金阿嬤？

受訪者：潘金阿嬤。

訪談者：那個是？

受訪者：那個是阿美。

訪談者：阿美。

受訪者：阿美阿嬤妳是姓林還是姓黃？

受訪者2：姓林。

受訪者：上一次怎麼把妳寫成黃？

受訪者2：黃、黃阿美。

受訪者3：那是阿公。

受訪者：是阿公的姓。

受訪者4：阿公的姓。

受訪者：可是之前妳是有登記寫黃嗎？

受訪者2：黃林、黃林阿美。

受訪者：是黃林阿美喔。

受訪者5：林阿美啊，姓黃的事阿公啊。

受訪者：上次我們那個老師昨天那個結業證書要給妳，還沒拿給妳，上面寫黃阿美。抱歉喔，不曉得為什麼寫成這樣。

受訪者2：一樣啦，因為有帥哥。

受訪者：因為有帥哥的關係，我去拿不然等下忘記了。

受訪者6：那邊他們在曬了，有看到嗎？

訪談者：所以文音大姐妳現在這個是曬的。

受訪者7：那個我還要拿去洗。

訪談者：還要在洗過喔？

受訪者7：洗、對。

訪談者：這個要曬幾天？

受訪者7：要曬乾、像這樣子就曬乾了啦。

訪談者：這樣就乾了。

受訪者7：這樣子就乾了，其實以前我們沒有洗，以前我們比較不懂，只是說乾了我們就開始要分線。然後現在是比較有、有改進了。

訪談者：有改進了。

受訪者7：對，以前是我們老人家都沒有什麼，我們現在是要、要洗。

訪談者：是之前老一輩的阿嬤他們是沒有。

受訪者7：沒有洗。

訪談者：也沒有洗就直接用了。

受訪者7：直接用了，現在就是說我們還要再洗。

訪談者：洗過會比較好用？

受訪者7：不是，因為要放很久的話比較不會那個發霉。

訪談者：才不會發霉掉。

受訪者7：對，才不會發霉，因為怎麼講，那個他不是有很多那個汁嗎，然後乾了他還是多少還是有留在這個香蕉上面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7：因為現在都是比較有改良了，因為比較懂得要洗，所以我們就跟著說要洗，比較不會那個有味道有沒有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7：像以前有時候我們放很久以後我們都會比較有味道。

訪談者：味道就比較重了？

受訪者7：洗一洗的話我們還要曬，曬完、洗了以後曬完、曬乾我們就開始要分線啦，因為我們這個這幾天要開始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7：因為他們說三十號要交一些產品給我們去發，所以我們就趕那個時間啦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們現在就趕那個時間喔？

受訪者7：對，趕時間。

訪談者：所以洗完在曬就可以分線了？

受訪者7：我這個乾的就拿來曬、先拿來洗，先泡個水半個小時。

訪談者：泡水要泡半個小時喔？

受訪者7：要去掉角質。

訪談者：嗯嗯。

受訪者7：那個還沒有乾，這個也還沒有乾，沒有關係先收起來。

受訪者7：這個、他也那個嗎？

受訪者1：這樣浸水，妳這個要先泡，妳要不要先泡。

受訪者7：先泡喔。

受訪者1：妳要怎麼處理？要先泡，還是要捲一捲嗎？

受訪者7：不用捲了啦。

受訪者1：要捲小捲不然他會折到。

受訪者7：不是，我是說最主要還是要這樣。

受訪者1：像這樣，他要用小束，還是這麼大束一個？這麼大束？

受訪者7：可以啦。等一下水一面流嘛。

受訪者1：對，那這個待會把它打開來。然後那慢慢再放嘛，再放他就會沉下去。

訪談者：有沒有開水？

受訪者1：可以啊，來，山泉水給妳。

受訪者7：這個是山泉水啊。好像沒香耶。

受訪者1：好像不怎麼香。

受訪者7：香蕉的香味喔。

訪談者：所以大姐妳讓他泡半個小時就差不多？

受訪者7：對，反正那個就是渣渣。

受訪者1：那個雜質喔，就是那個刮的時候如果有一些雜質還沒有很乾淨，這樣也還會再流進去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7：我們要、我們這個要留很久的話會有霉味啦。

受訪者1：因為他保存性比較好，沒有澱粉質，他的保存性就會很好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1：就是他們這個是在更細緻的作法。

受訪者7：比較有進步了，以前哪裡有洗，沒有。

受訪者1：以前他們在做的過程沒有這個步驟啦。

訪談者：沒有這個步驟就直接用了。

受訪者1：可是以前的阿嬤他們在做是做成衣服馬上就要穿然後洗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1：所以他們都弄得很乾淨，就一邊洗一邊用就很乾淨了，阿現在織品做出來有時候都當紀念品或是...

訪談者：展品之類的。

受訪者1：對，展品。那這樣沒有在清洗的過程就沒有了，怕說保存性沒有很好。

訪談者：就會有味道了。

受訪者1：有時候會發霉。

訪談者：會發霉喔？

受訪者1：對，因為那個有澱粉質，容易吸那個潮濕，然後那個也會有可能會怕蟲去吃。

訪談者：喔，蟲。

受訪者1：對，就是澱粉質有甜味、有甜味所以比較擔心保存性，所以現在再多做一個步驟。

訪談者：他們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說要用水來洗？

受訪者1：就是前一陣子工坊有在，工坊他們也有在研究，那這個處理技術他們有找到說，可能就是為了這個保存性的問題，他們慢慢就找到了這個方法。

訪談者：所以就最近這...？

受訪者1：這兩三年。

訪談者：最近這兩三年開始用這個方法。

受訪者1：但是如果像很多阿嬤他們其實也沒有像這樣子，就是說只要妳刮的乾淨啦，因為他這樣的方式是確保因為很多人在做嘛，有的人刮的不乾淨，像文音阿姨啦或是自己的媽媽他們在做的過程是很乾淨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1：其實在處理的很乾淨喔是還好啦。

訪談者：問題也就還好。

受訪者1：對、就還好。就是所以看妳處理的乾不乾淨。但是他現在這樣是很多人一起刮，那每一個人的手法不同，所以這樣比較能夠統一把那個品質在抓起來。

訪談者：所以說去掉那個雜質跟厚薄就會不一樣。

受訪者1：一定不一樣，就是說等一下在刮的時候妳去看看，就是看個人的手法，去的厚度不同。

受訪者1：那會浮起來對不對。

受訪者7：對啊，我們要小心喔。

受訪者1：那現在有個板子喔，我來找找看，這個的確會浮起來。

訪談者：文音大姐，它原本出來的顏色就這樣紫色的？

受訪者7：妳沒有看喔？等一下妳看，等一下要洗喔。

訪談者：所以他現在是還還紫紫的。

受訪者7：紫色，可是它乾了還是會有紫色。

訪談者：乾了還是會有一點。

受訪者7：白的還是白的。

受訪者1：這個紫色是陽光、陽光比較外層的。

受訪者7：比較裡面。

受訪者1：裡面的喔、比較裡面的。

受訪者7：外面的就沒有那麼。

受訪者1：沒有那麼紫色。

受訪者7：等一下我來。

受訪者1：每一個季節他會有一個顏色都不太一樣。

訪談者：所以要看季節了，現在這個月份算採香蕉絲的季節嗎？

受訪者1：這個月份可以了，就是說比較熱一點，他們採香蕉是只要成熟，可是還沒有長香蕉之前的，還沒有長果實和開花。

訪談者：還沒有開花之前的。

受訪者1：對，就是要他最高的程度，就是已經長的很高、很成熟，但是還沒有開花。

訪談者：如果開花之後還可以用嗎？

受訪者1：開花之後纖維會比較脆。

訪談者：就容易脆了。

受訪者1：對，他們說就是女孩子開始小孩了骨質會酥鬆，營養要給小孩子了嘛，所以他的韌性會有差，所以就是他們要在還沒開花之前採，那所以只要是那個時間點的香蕉都可以採。

訪談者：都可以採了。

受訪者1：可是妳就是要看天氣，好的話因為要曬，在刮的時候要曬啊。

訪談者：所以是要最好是在好的天氣。

受訪者1：好的天氣，對就是有陽光的天氣。

受訪者7：這個要往哪裡流。

受訪者1：往那裡流啊，那個是進來的啊。這個是去花園的水，這樣可以了。

受訪者7：這樣水是滿的，流一些掉。

訪談者：所以他們通常是會在夏天比較多？採收的時候？

受訪者1：對。夏天，而且颱風季節前會大採收啦。

訪談者：怕颱風會倒掉。

受訪者1：對，颱風，而且他們是盡量利用夏天採收就是取材，把他就是刮纖維都刮起來，就是存放很多材料，然後等到秋冬開始織。

訪談者：先採收這樣子。

受訪者1：對，如果說以一般...。

受訪者7：這個水那麼大一個？

受訪者1：對，就這麼大。他就是我們流的、他是去接他們家來的，然後他們切一點點給我們。

受訪者7：因為我們這幾天都在這邊用。

受訪者1：所以要一直存，就是說好，比如說這樣子喔，等一下這一桶待會給他泡著對不對，這一桶也要帶回去，就是把他移動一下讓他去接水，這樣他就不會漏水。要不要現在先泡著不要等他一直滴水，就是滴水滴在這邊，然後等一下這個水再換一桶，就是不要讓他流。我的意思是說就是讓他桶子接在這裡。

受訪者7：嗯。

受訪者1：就是接另外一桶的水，然後等一下再換桶。

受訪者7：國峰妳今天來有那個喔。

訪談者：剛好妳們都在。

受訪者7：有收入，有成果展比較好，因為我們光講話用講的妳沒有看到啊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7：但是我有跟妳講，今天妳實際有看比較好。

受訪者8：講說用這個過程啊。

受訪者7：有大概跟國峰講，這個過程大概是有跟他講，可是沒有看啊，現場這樣子有看到是最好的啊，有做紀錄，我那天也是有跟妳講要刮，刮到沒有水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7：就是這個水分，阿嬪他們刮的很快喔。

訪談者：阿嬪妳現在這個是去殼是不是？

訪談者9：嗯？

訪談者：現在這個。

受訪者9：怎樣？

訪談者：要去殼。

受訪者7：對啊，去殼要一片一片，妳看那個阿嬪去殼一片一片喔，她等一下又分，一片分成四片五片，然後還要分邊邊的。

訪談者：阿嬪這個就可以開始分一片一片的了？

受訪者9：對。

訪談者：這樣子可以分到幾片？

受訪者9：這個大片的可能十幾片。

訪談者：喔，大的可以分到十幾片喔。

受訪者9：嗯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做香蕉絲做幾年了？

受訪者9：八年了吧。

訪談者：八年多了。

受訪者9：嗯。

訪談者：嗯嗯。

訪談者：阿嬤它這樣一片大概要多少公分？

受訪者9：沒有一定。

訪談者：沒有量，都憑經驗這樣子。

受訪者7：看哪，那個大概幾公分、大概五、六，七、八公分啦。

訪談者：七、八公分。

受訪者7：有的十公分。

訪談者：阿嬤這樣子一棵可以取到多少片？

受訪者9：沒有量。

訪談者：這樣子一整棵喔？一整棵的話？

受訪者9：沒有量。

訪談者：沒有算過？可以取五、六十片可以？

受訪者9：可以吧...沒有算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現在要分兩堆不一樣嗎？這兩堆？

受訪者9：這個邊邊的，這個是中間的。

訪談者：這是邊邊的，那邊是中間的。

受訪者9：對，要分開來。

訪談者：邊邊的材質比較不好嗎？

受訪者9：不會容易斷啊。

訪談者：邊邊的比較不容易斷，中間的容易脆掉是不是？

受訪者9：如果有那個的話，有硬的話很容易斷。

訪談者：中間容易，如果硬掉的話就容易斷掉，所以邊邊的會比較好？

受訪者9：對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做這個八年多，是從小就有在學嗎？妳大概幾歲開始學？

受訪者9：五十多歲。

訪談者：十多歲？

受訪者9：五十多歲、就學織布啊。

訪談者：妳十多歲開始學織布？

受訪者9：五十多了。

訪談者：喔，五十多才開始學，所以前後學了八年多？

受訪者9：啊？

訪談者：總共坐了八年多？

受訪者9：應該有。

訪談者：差不多。

受訪者9：嗯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五十多歲才開始學這個，妳以前有看過妳媽媽還是阿嬤有做過嗎？

受訪者9：沒有啊。

訪談者：都沒有看過喔。

受訪者9：媽媽是有啦。

訪談者：喔，媽媽有做。

受訪者9：對。

訪談者：阿嬤小時候沒有想要跟妳媽媽學這個？

受訪者9：沒有啊，就看。

訪談者：就看他做這樣子，沒有跟她學。

受訪者9：沒有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也沒教妳、妳媽媽也沒教妳？

受訪者9：沒有耶。

訪談者：沒有喔。

受訪者9：他說沒有做很久還去學這個。

訪談者：嗯嗯。

受訪者9：這個就是在這邊學的啊。

訪談者：喔，是在工坊這邊學的，原本就在編這個。

受訪者9：對對。

訪談者：喔，八年了，那這邊燒掉很久了耶。

受訪者9：對啊，七、八年了吧。

訪談者：八年了，那阿嬤妳也很厲害耶，八年手藝這麼好。

受訪者10：有老師啊，也是有老師在教我們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，妳們那時候的老師是誰在教妳們？

受訪者9：沒有耶，現在不是有那個...。

訪談者：是那個朱...。

受訪者9：大概有五個吧，老師。

訪談者：有五個，哪五個？哪時候教妳們的。

受訪者9：對。

訪談者：是阿菊阿嬤？

受訪者9：他是誰？

訪談者：是朱阿菊阿嬤嗎？

受訪者9：對。

訪談者：喔，阿比？

受訪者9：阿比就沒有了。

訪談者：喔阿比阿嬤過世了。

受訪者9：他也是有來這邊。

訪談者：我上禮拜有去找他。

受訪者9：還有那個新莊的那個。

訪談者：他還在、身體很好耶。

受訪者9：對，身體很好。

訪談者：潘屋吉阿嬤也是嗎？

受訪者9：對，她沒有我不能啦。

訪談者：妳還沒去找她耶，所以阿嬤妳當初都是跟這三位阿嬤學的？

受訪者9：跟誰？

訪談者：跟她們三個學。

受訪者9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都是她們三個在教。

受訪者9：就過去她們就在工坊那邊啊。

訪談者：嗯嗯。

受訪者9：教我們的。

訪談者：就她們三位這樣子，所以阿嬤妳就跟他們學，前前後後就八年多這樣子。

受訪者9：就學到了啊，我也會做了啊。

訪談者：就開始自己做了。

受訪者9：自己做，這幾個跟那個。

訪談者：這幾個都是同學。

受訪者9：對。

訪談者：然後一起學的？

受訪者9：這個沒有。

訪談者：這個阿嬤？

受訪者9：嗯。

訪談者：潘天利阿嬤也是那時候的老師嘛？

受訪者9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喔，她也是。

受訪者9：現在都不用老師了啊。

訪談者：現在都不用了，自己都可以當老師了。

受訪者9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現在有教妳的女兒嗎？他們有在學嗎？

受訪者9：誰？

訪談者：妳的女兒啊。

受訪者9：都沒有在家。

訪談者：都沒有在家喔。

受訪者9：對啊，都出外啊。

訪談者：他們有興趣嗎？

受訪者9：不曉得，沒有問現在的孩子沒有興趣學這個。

訪談者：現在都沒有興趣。

受訪者9：嗯。

訪談者：做這個辛苦耶。

受訪者9：啊，很累耶。

訪談者：阿嬤這個心的不要了？

受訪者9：可以吃。

訪談者：這個還可以吃？

受訪者9：嗯。

訪談者：可以煮湯？

受訪者9：跟那個鳳梨。

訪談者：鳳梨、熬湯？

受訪者9：配酸酸的鳳梨。

訪談者：所以這個心還可以吃。

受訪者9：嗯，沙西米啊。

訪談者：所以大姐這個也是要曬乾喔？

受訪者7：嗯？

訪談者：這個。

受訪者7：對啊要曬乾，一片一片被風吹掉下來，等一下會有車子會來，阿公他們去砍那個香蕉樹。

訪談者：阿公他們去砍香蕉樹喔？

受訪者7：對啊，等一下就回來了。

訪談者：幾個阿公？

受訪者7：兩個。

訪談者：朱武雄阿公喔？

受訪者7：武雄還有一個詹木財阿公。

訪談者：喔，詹木財阿公。

受訪者7：嗯。

訪談者：哦，他們兩個負責去砍香蕉樹。

受訪者7：對，然後用搬運車。

訪談者：喔，搬運車喔。

受訪者7：搬運車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學這個多久了？

受訪者10：嗯。

訪談者：學做這個香蕉絲。

受訪者10：多久了喔？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10：阿很久了，阿嬤沒有常常用。

訪談者：沒有常常做，有沒有十幾、二十幾年了？

受訪者10：沒有啦。

訪談者：沒有喔。阿嬤妳是那時候在工坊學的？

受訪者10：也是在這邊啊。

訪談者：喔，也是在這邊喔？

受訪者10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那阿嬤他要把它這個去乾淨？

受訪者10：嗯。

訪談者：這個是纖維嗎？

受訪者10：我也不知道耶。

訪談者：所以要把他去乾淨才可以用。

受訪者10：嗯，這個很厚啊，妳看看白白的還很厚啊，這中間比較乾淨了。

訪談者：喔，要削到這麼乾淨。

受訪者10：沒有乾淨以後我們要分線(族語00:03:58)。

受訪者11：分線。

受訪者10：要分線，很硬。

訪談者：喔，很硬。

受訪者10：他很厚就很硬。

訪談者：喔，所以要刮的很乾淨。

受訪者10：對。

訪談者：阿嬤工坊到現在妳也做了，有十年了？

受訪者10：差不多，可是阿嬤沒有常常做。

訪談者：偶爾做。

受訪者10：嗯。

訪談者：他們這種香蕉是什麼品種？

受訪者1：北蕉。

訪談者：他們這邊都是北蕉？

受訪者1：就是可以吃，又可以吃又可以刮香蕉絲的。他這個香蕉不會長的很大，比較有點像山蕉。

訪談者：是差不多大，他們長大就差不多這樣子？

受訪者1：對，這就最大的了。

訪談者：這已經是最大的了。

受訪者1：嗯，這是最大的，就是沒有長果實之前是最大的。

訪談者：北蕉是不是做香蕉是比較好？

受訪者1：可是他們噶瑪蘭族一直是用這個。

訪談者：喔，一直都是。

受訪者1：因為它又有果實，然後又可以刮香蕉絲，它的纖維又可以用。

受訪者11：還有那個蔴糰啊。

受訪者1：喔，還可以吃蔴糰。

訪談者：這個可以種

受訪者1：沒有、它的香蕉啦，它的果實可以把他曬乾做成蔴糰。

訪談者：是上次我們吃到的那種嗎？

受訪者1：妳有吃過？

訪談者：就是那個、他們上次，就是那一個。

受訪者1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個也是用香蕉在做的？

受訪者1：就是用香蕉的果實去做的啦，其實香蕉它延伸了很多吃的東西，那個蔡金玉阿嬤也很會弄，像那個香蕉心，中間那個。

訪談者：白白的。

受訪者1：嗯，那個也可以做沙拉。

訪談者：喔，可以做沙拉。

受訪者1：嗯，涼拌沙拉，很棒。就是整株都利用的很完整。

訪談者：很徹底。

受訪者1：很徹底就不浪費他們。

訪談者：那如果是其他香蕉的品種做香蕉絲適合嗎？

受訪者1：有，就是有一種較纖維香蕉喔，它就是沖繩那邊他們用的一種香蕉品種，也叫芭蕉。那個可能跟這邊也有一點點不太一樣，他們在沖繩那邊種植那個品種，種在比較貧脊的土地，所以大概三、四年才會採收。

訪談者：他們比我們這邊久。

受訪者1：然後我們這邊是一年就採收，他們的處理方式跟我們不太一樣。

訪談者：是不一樣的。

受訪者1：對，那我們這邊就是刮，直接刮掉他的肉，然後那個像沖繩那邊他們是取絲。

訪談者：喔，取絲。

受訪者1：對，取絲。所以他們要用煮的，他會煮纖維出來。

訪談者：所以他們要先煮過。

受訪者1：對。

訪談者：不像我們這邊是先刮的。

受訪者1：先刮的，所以這兩邊就發展不一樣的作法。因為品種也不一樣，會用的品種不一樣，這邊也有芭蕉，可是這邊的芭蕉如果纖維這樣煮，那個絲也會出來，可是他們沒有去發展那個去處理技術。

訪談者：所以他們還是以用刮的為主。

受訪者1：我覺得這個也是原住民會把生活跟工藝都連接在一起，就是他都會在住家附近種這個香蕉，就是在住家旁邊種幾顆，然後就是有的時候可以

吃香蕉。

訪談者：又可以做這樣子。

受訪者1：又可以做香蕉絲。所以就是說他可以這一棵看看要長香蕉，還是要做香蕉絲就是要做一個決定這樣。

訪談者：只能取一個，因為這樣如果要做香蕉絲就整個砍下來了。

受訪者1：對，就砍下來了，可是它這種香蕉是兩種都可以用，所以就是都會種在家裡的旁邊。

訪談者：所以這裡的環境是比較適合這種北蕉？

受訪者1：應該都可以，北蕉應該很多地方都可以。

訪談者：都可以。

受訪者1：只是說他們還保留香蕉做絲的技術，應該說其他台灣的西部也有人在做，可能早期啦，或者是其他原住民做過，也曾經有使用過香蕉絲。

訪談者：可是很少見。

受訪者1：可是現在都已經幾乎都比較中斷了，就是他們還可能是生活的關係，之前有幾個阿嬤又恢復，也是中斷很久啦。

訪談者：他們算是從工坊那時候開始？

受訪者1：更早。

訪談者：再更早。

受訪者1：就是說民國還沒有到九十年啦。

訪談者：就是阿嬤他們自己...。

受訪者1：那個時候在就是在戶政，正名啊。

訪談者：喔，正名那時候。

受訪者1：二...應該是一、還沒到兩千年之前。

訪談者：九、九零年那時候。

受訪者1：還沒到兩千年之前，幾個阿嬤喔，就他們是講那個先鋒部隊的那個阿嬤，也是用恢復記憶的方法啦，就小時候的印象。

訪談者：就是阿菊阿嘛？

受訪者1：然後那個朱阿比啊、還有潘屋吉、潘玉啊。

訪談者：潘玉阿嬤。

受訪者1：對，他們幾個是比較早在重新再開始做這樣，就是按照他的記憶這樣去做，就是小時候還是年輕時候做過，但是中斷，後來老了有時間了，就想說以前也做過這個東西，重新懷念就想說再去做做看。

訪談者：把他摸索回來這樣子。

受訪者1：然後他們就開始玩了，他們幾個就是變成一個小組這樣，常常研究，這個應該怎麼用？那個應該怎麼用？然後慢慢就開始做的有模有樣的，後來就有一些正名運動都請他們去示範、表演。

訪談者：去表演。

受訪者1：然後後來鄉公所也有開課，這邊的鄉公所，然後像他們這幾個都是從

那時候上課進來。

訪談者：到現在。

受訪者1：就是傳承下來啦。

訪談者：也算是老師傅囉。

受訪者1：對對，老師傅，就是傳承，鄉公所也有辦，然後後來工坊我們在這邊成立後，這幾位都是在那邊的元老，就是繼續傳承下來。

訪談者：嗯，那他們現在有沒有比較擔心再往下呢？

受訪者1：妳要問他們囉，等下就可以問問他們的感想了。

訪談者：這也是一個問題。

受訪者1：現在會直接在做這些手藝的也不多，比如說刮或者是接線、或者是做傳統絲這個部份很少人在做。

訪談者：很少了，所以他們這幾位阿嬤真的算是老師傅。

受訪者1：對，現在就是老師傅啦，因為在老一輩就是那樣朱阿菊阿嬤不會動，那其他幾位都身體都不好，所以就靠他們幾個了。

訪談者：待會再問他們對後來發展。

受訪者1：對。

訪談者：好，謝謝。

訪談者：所以大姐這個是洗好的？

受訪者7：洗好的然後要曬，曬乾就可以分線啦。

訪談者：就可以分線了。

受訪者7：嗯，就可以分線了，就開始了。

訪談者：阿姨這是要風乾還是曬乾？

受訪者7：嗯？

訪談者：這是要用風乾還是曬乾？

受訪者7：就曬乾就好了。

訪談者：一定要曬到太陽嗎？

受訪者7：要啊。

訪談者：要。

受訪者7：嗯，要用太陽曬。

訪談者：它這個曬乾是用風乾好，還是一定要曬太陽？

受訪者1：之前是要用曬太陽。

受訪者7：要曬太陽，不曬太陽不行。

受訪者1：還是要曬太陽。

受訪者7：曬太陽比較好。

訪談者：喔，曬太陽比較好。

受訪者7：對啊，它的乾度。

受訪者1：比較乾比較好啊，還有各方面的殺菌啊之類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7：國鋒來，妳高一點。

訪談者：所以阿姨這個是洗好的，要開始把他曬乾了。

受訪者7：對，要曬乾。

訪談者：要曬到多乾？

受訪者7：就是...

訪談者：完全乾？

受訪者7：對啊，就是跟早上那個乾度啊。

訪談者：喔，早上那種乾度。

受訪者7：對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這個已經洗了、泡了半個小時了。

受訪者7：有，它的那個那個很髒、顏色都洗掉了。

訪談者：喔，原本是紫色的。

受訪者7：嗯，紫色。

訪談者：喔現在顏色比較淡了。

受訪者7：嗯，對。

受訪者7：這個就今天的話就可以收起來了。

訪談者：今天就可以了。

受訪者7：是啊，就收起來了。按照來講，功夫(族語00:05:18)要這樣子曬是最好。

訪談者：喔，慢慢把他分開來。

受訪者7：嗯，這樣是最好，跟曬的一樣。

訪談者：阿姨，這跟曬乾之後像這樣一片可以分到多少條絲？

受訪者7：我沒有算過耶。

訪談者：可以分到很多喔？

受訪者7：也沒有。因為這邊還要切。

訪談者：還要切喔。

受訪者7：嗯。

受訪者7：像這樣子曬，等一下有空慢慢分一片一片是最好。

訪談者：喔，分開一片一片是比較好。

受訪者7：對，因為很快就乾，妳這樣子很慢。

訪談者：沒關係啦阿嬤。阿嬤妳學多久了？

受訪者11：嗯？

訪談者：妳學這個學多久？做多少年了？

受訪者11：好幾年了。

訪談者：從工坊開始嗎？

受訪者11：工坊以前。

訪談者：從更早之前就有在做了。

受訪者11：工坊以前我們也有做鄉公所的啊。

訪談者：也有做鄉公所的。

受訪者11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妳做這個也有十幾年喔。

受訪者11：嗯，差不多。

訪談者：阿嬤，妳最早是跟誰學？跟妳媽媽學嗎？

受訪者11：沒有，有老師啊，以前我們在鄉公所做有老師啊。

訪談者：在鄉公所的時候喔，阿嬤，妳媽媽以前有做香蕉絲嗎？

受訪者11：有，實在是我不敢摸她做的。

訪談者：為什麼？

受訪者11：可能是就是做壞了，會被罵啊。

訪談者：老人家會罵喔。

受訪者11：對。

訪談者：她都不肯讓妳摸喔。

受訪者11：對，像這種都偷偷摸。

訪談者：偷偷學這樣子。

受訪者11：嗯。

訪談者：喔，所以妳從小也有碰到過這種東西？從小的時候。

受訪者11：有。

訪談者：所以工坊那時候還沒開始的時候妳就已經有在做了？

受訪者11：嗯。

訪談者：妳最早是跟妳媽媽看著這樣學？

受訪者11：對，她做的時候，有時放著出去的時候我們就幫她做，她也知道我們做的不一樣啊，她會罵啊。

訪談者：他看的出來。

受訪者11：看的出來是誰做的啊，不准讓我們做，不行亂動。

訪談者：老人家會不肯。

受訪者11：我們就沒有學啊，是用看的。

訪談者：是用看的喔。現在您的女兒有跟妳學嗎？

受訪者11：沒有，他們都不敢摸。

訪談者：不敢摸喔。

受訪者11：就不在家裏啊，在台北啊。

訪談者：哦，所以他們現在都沒有跟著阿嬤妳在學。

受訪者11：啥？

訪談者：沒有跟妳在學。

受訪者11：沒有。

訪談者：它這個要刮的很乾淨才可以。

受訪者11：對啊，像這樣子軟軟的才可以，妳摸摸看，像這樣子才可以。

訪談者：像這樣子才可以，算合格。

受訪者11：對，這個都是。

訪談者：阿嬤所以妳小時候都是偷偷這樣子學，沒有說阿嬤真的在教妳這樣子？

受訪者11：沒有。

訪談者：那也很厲害耶，這樣子。

受訪者11：這個我們有鄉公所，有機會學。

訪談者：鄉公所那時候有開課。

受訪者11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是大概民國幾年的時候？

受訪者11：八十幾年。

訪談者：喔，民國八十幾年開過課，他那時候請的老師是誰去教？

受訪者11：啥？

訪談者：那時候公所請的老師。

受訪者11：也是就那個朱阿菊啊、黃阿姨啊、朱阿菊啊。

訪談者：就是那幾位長輩這樣子。

受訪者11：啥。

訪談者：就是那個、那幾位長輩去教妳們這樣？

受訪者11：對。

訪談者：在公所那邊。

受訪者11：對。在這個活動中心這裡。

訪談者：這邊的活動中心。

訪談者：阿嬤這個心的部份比較後？

受訪者12：嗯。

訪談者：它裡面這個白白的。

受訪者12：對。

訪談者：阿嬤，所以妳跟秀蘭阿嬤一樣，也是偷偷看妳們長輩在學？妳阿嬤他們。

受訪者12：我的媽媽啦。

訪談者：妳的媽媽他們。

受訪者12：只有媽媽啦，我阿嬤已經...沒看過我阿嬤。

訪談者：那時候妳還小。

受訪者12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平常在家裡有在做嗎？

受訪者12：有啊。

訪談者：家裡有在做。

受訪者12：不然的話會忘記啊。

訪談者：要練習。

受訪者12：對啊，還是忘記就以後不用做。

訪談者：不常做很容易忘記，所以妳平常在家都有練習喔？

受訪者12：對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今年幾歲了？

受訪者12：六十七了。

訪談者：六十七喔，看不出來、還很年輕耶。

受訪者12：哈哈。

訪談者：身體還這麼好。

受訪者12：就住在鄉下啊，比較年輕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從小也是在新社這邊長大的？

受訪者12：沒有，在那邊。

訪談者：妳在豐濱長大的。

受訪者12：嗯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不是在這邊出生的，是在豐濱那邊。

受訪者12：在那邊。

訪談者：豐濱那邊是老家囉？那邊算老家？

受訪者12：對。

訪談者：現在還有人住那裡嗎？

受訪者12：有啊，大姐。

訪談者：妳大姐住那邊，所以阿嬤妳是嫁過來這邊？

受訪者12：分家的。

訪談者：分家分到這裡來。

受訪者12：妳大概是幾歲搬來這邊？

訪談者：二十八。

受訪者12：十八歲？

訪談者：二十八到這邊？

受訪者12：嗯。

訪談者：就是您現在住的那個地方嗎？就是一直住在那裡？

受訪者12：就是過去一點。

訪談者：還要再過去一點？

受訪者12：後來來這裡。

訪談者：喔，後來才搬到這邊，阿嬤這個白色的還可以用喔？這個是裡面那個心，

這個纖維還可以再用？

受訪者12：不能了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是二十八歲才搬來新社這邊。

受訪者12：對。

訪談者：妳那時候結婚了嗎？搬來這邊的時候結婚了嗎？

受訪者12：結婚了。

訪談者：結婚了。阿公也是噶瑪蘭的？

受訪者12：對。就住在這邊。

訪談者：阿公是這邊的人。

受訪者12：對。

訪談者：新社的人。所以阿嬤妳以前小時候沒有看過妳媽媽他們在做這個？

受訪者12：有啊。

訪談者：妳媽媽他們也有在做？

受訪者12：有啊。(族語00:03:31)。

訪談者：做到妳們(族語00:03:32)？

受訪者12：就怕我們用壞這樣子啊。

訪談者：會怕妳們用壞喔。

受訪者12：所以我就沒有什麼去學，就一直看他們做。

訪談者：就一直看他們做這樣子。

受訪者12：小時候還不知道啊。

訪談者：小時候還不知道。妳媽媽都沒有在教妳？所以妳都要自己摸。

受訪者12：對啊，要自己用，不教我們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有想過說為什麼妳媽媽沒有在教妳們做這個？

受訪者12：不曉得耶，以前的時候就是這樣。

訪談者：他也沒有說，所以他也沒有特別教妳喔？

受訪者12：沒有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以前妳媽媽他們做這個香蕉絲，除了可以做衣服還可以做什麼？

受訪者12：袋子啊。

訪談者：也可以做袋子。

受訪者12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阿那個袋子是裝米用的嗎？

受訪者12：都可以啊。

訪談者：都可以，裝稻子可以啊。

受訪者12：裝稻子也可以喔。

訪談者：所以阿嬤妳以前工作就是背那個去田裡？

受訪者12：嗯？

訪談者：那個香蕉絲做的袋子去田裡工作？

受訪者12：嗯。

訪談者：妳做這個很辛苦喔？

受訪者12：當然是辛苦啊。

訪談者：哈哈，當然是很辛苦，很麻煩。

受訪者12：對。

訪談者：很耗體力耶。

受訪者12：沒辦法，我們命啊。

訪談者：所以阿嬤妳以前都是趁妳媽媽不在的時候去偷摸她做的機器？

受訪者12：會罵我們啊。

訪談者：會罵妳們喔。

受訪者12：我偷學，她如果不曉得就不會罵。

訪談者：休息一下，阿嬤休息一下。

受訪者12：要不要吃？

訪談者：沒關係阿嬤妳先吃，我有吃我有吃。

受訪者12：來拿一個給妳吃。

訪談者：喔，阿嬤妳以前會被罵喔。

受訪者12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會不會被修理？

受訪者12：不會啦，就罵。

訪談者：就罵而已喔。他是不讓妳們做這個，阿嬤以前妳媽媽她們用的是坐地上的那種對不對？

受訪者12：對啊。就坐在地上用。

訪談者：坐在地上的，噶瑪蘭怎麼說？

受訪者12：我也不知道，不會講啦。

訪談者：國語怎麼說？

受訪者12：(族語00:06:53)。

訪談者：tenu(族語00:06:54)，就是噶瑪蘭的話這個，坐在地上那種，現在還有人用那種嗎？坐在地上的。

受訪者12：也有啦，很少了。

訪談者：喔，很少了。

受訪者12：就是那個機器。

訪談者：阿嬤妳現在是用機器還是用那個坐在地上的？

受訪者12：機器。

訪談者：都在用機器了。

受訪者12：嗯。

訪談者：那個是不是...？

受訪者12：那個腳很痛，在地上那個。

訪談者：那個腳很痛喔？

受訪者12：對。

訪談者：很吃力喔？

受訪者12：在地上啊，吃力啊。

訪談者：那個很辛苦耶。

受訪者12：有的腳不好，就禁止在地上做。

訪談者：因為他一個人坐在地上，

受訪者12：很累，又沒有錢賺。

訪談者：嗯，辛苦耶。阿嬤那邊還有，可以過去那邊做，阿嬤所以妳是在工坊之後，才有開始真正在學這個？

受訪者12：對啊，到現在就自己做。

訪談者：現在都自己出師當師父了。所以妳在工坊學幾年？

受訪者12：差不多五年吧。

訪談者：差不多五年多。以前工坊是在這邊，那個是被燒掉了？

受訪者12：對啊。

訪談者：啊，休息一下。

受訪者1：現在阿嬤她們也沒有洗啊，也是沒有發霉啊，就看妳怎麼用。他那個做產品，因為每一個人的手法又不一樣，有一些人沒有用乾淨，就是比較不一樣，如果自己用的乾淨的話，也許還好，可是有泡一下水，可以洗那個表面有時候刮完，那個絲有留在上面。

訪談者：所以阿嬤她們以前都沒有在洗的。

受訪者1：對，其實這個步驟就是說為了要考量說未來保存的問題，然後還有很多人一起做嘛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1：那個手法就是這樣子可能比較保險，那他們如果個人做不常洗，因為下面有一些汁要刮乾淨，也許有一些些留在那個上面喔，把他泡水泡著把他洗乾淨然後再沖乾淨，沖乾淨最重要，沖不乾淨其實他泡也泡不掉那個啊。

訪談者：阿嬤所以妳們以前這個刮完就沒有在洗了，曬乾而已？

受訪者12：曬乾以後就分線啦。

訪談者：就要分線了，所以以前沒有在洗？

受訪者12：沒有，不用。

訪談者：不用。

受訪者12：所以以前曬乾就可以直接分線了。